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对青年一定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叫他们向优秀的老工人学习。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 言

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万恶旧社会，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而这种压迫的程度是极其残酷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就更加坚决和更加彻底。当年辽源矿工，不畏强暴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辽源煤矿。他们出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和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相互勾结，施行了“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疯狂地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对矿工，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进行残酷剥削；精神上，进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真是煤层黑，没有鬼子、把头的心肠黑；黄连苦，没有矿工的生活苦。沉重的劳役，牛马般的折磨，矿工们被榨干了血汗，累断了筋骨。日本侵略强盗掠走的是一车车沾染矿工鲜血的煤炭，留下的

却是尸骨成堆的“万人坑”。富饶的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辽源煤矿的广大工人，为了反抗日寇的侵略和压迫，曾多次罢工，打把头、杀鬼子，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辽源解放了，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手里。昔日当牛做马的矿工从此结束了苦难的岁月，做了国家的主人。矿山，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很快恢复了生产，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矿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有的老工人还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辽源煤矿焕发着革命的青春，广大矿工更加朝气蓬勃。他们遵照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教导，不断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不忘阶级苦民族恨，不忘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受

国主义和旧社会的愤怒控诉!

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伟大教导，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复活了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阴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到底。

辽源矿务局革委会政治部“矿工家史”编写组

一九七一年九月

目 录

砸碎枷锁做主人(1)

——记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常委、
老工人 谭金章

忆苦思甜永向前

.....辽源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韦忠华(21)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学习组里讲童年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张宪英(36)

牢记阶级苦 红心永朝阳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杜朝阳(55)

化仇恨为力量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王兴本(69)

团结战斗到胜利

...辽源矿务局机电厂革委会副主任、老工人 沈殿元(83)

千万不要忘记

...辽源矿务局职工医院党委副书记、老工人 鞠永发(95)

砸碎枷锁做主人

——记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
常委、老工人谭金章

在辽源矿务局阶级教育馆陈列着一张“谭小柱”的“劳工证”，这个“谭小柱”，就是现在中共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委员会常委谭金章。

谭金章同志每当想起旧社会的苦，总是无限深情地说：“我们国家有今天，我们人民有今天，我们煤矿工人有今天，全靠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谭金章同志每当提起革命重任，又总是满怀激情地说：“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得到解放，革命的重担还要一个劲儿地往前挑啊！”

阶级仇、民族恨，激励他艰苦奋斗二十多年如一日，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家乡遭劫难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

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一九四二年，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亿万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的残酷压榨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年，山东省临朐县富家峪村，又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旱，河塘里水干泥裂，齐腰深的庄稼，就像灶里的干柴，点火就着。平时就被地主敲骨吸髓的贫苦农民，又遇上这大荒年，更是无法生活。

谭金章的家，当时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一共七口人。父亲十几岁时，就接替爷爷披星戴月地给地主扛活，由于过度劳累吐了血，留下个“伤力”的病根，常常气喘吁吁，咯血不止。平时家里就半年糠菜半年粮，在这大旱年头更是没有一点吃的。母亲是个有骨气的女人，她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去看财主们的那副阴沉脸色，便领着孩子们去采野菜。可是，干裂的土地上那里能有野菜？没办法，只得剥榆树皮吃。开始，把剥来的榆树皮晒干以后碾成面，做出馍馍还勉强咽得下去。榆树皮吃光，就剥杨树皮，杨树皮的滋味又苦又涩，吃得全家

人浑身浮肿。尽管这样，父亲还得支撑着身子去给财主打短工。不久，那些国民党匪军、汉奸队又窜到这里，抓壮丁，抓民工，抢衣物，夺牲畜，就连罐子里的咸盐和孩子们的尿布也掠个精光。一天晚上，谭金章和两个弟弟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盼望父亲回来，却听说父亲被汉奸队抓去给日本侵略军做了苦工。母亲一急，昏了过去，几个孩子吓得大哭。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被汉奸队抓走，就象房子塌了大梁一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完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为了几个孩子不被活活饿死，母亲忍痛把金章两个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姐姐被领走那天，全家人哭成了一片。母亲对两个姐姐说：“孩子，不是娘心狠，是这世道逼的呀……”。

父亲被抓走，姐姐又给了人，金章想念亲人，躺在炕上怎么也闭不上眼睛。他想：“一家人东离西散，这是什么世道啊！”正想着，忽听有人在窗前小声喊：“柱子！开门！柱子！快开门！”他听出是父亲的声音，急忙下地开了门。原来，父亲不甘心给日本鬼子做苦工，冒着生命危险，偷着跑回来了。全家人虽然饿得前腔贴了后腔，看到父亲回来了，心里却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人祸天灾逼得谭金章一家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

了，只得去逃难。父亲用筐挑着两个小儿子和两床破被，母亲领着金章，挎着个破篮子，背井离乡，开始了流浪生活。

他们听说益都市有人招工，就一连赶了三天三夜到了那里。只见人群中间站着—个中年汉子，身穿—套青缎裤褂，—张西葫芦似的铁青脸上长满了横丝肉，—只手叉腰，另—只手比比划划，说：“俺是山东淄博人，咱们都是乡亲，跟俺到黑龙江盖房子，大米白面、猪肉烧酒，管吃管喝。这还不算，过六个月管保送回来……。”人们说他就是招工把头谭庆池。父亲听了这番话，对母亲说：“咱不图他大米白面，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啊！”说完，挤进人群报了名。

第二天，谭金章全家和老少三百多人，被关进了三节连窗户也没有的货车车箱。车到济南，人们都被赶下了车，说是办理“出关手续”。发给他们的“出关证”和“袖标”上写着“华北劳工协会”和“西安矿业所”字样，原来是到西安（现辽源市）下煤窑。知道受骗了，母亲便对父亲说：“不能去！”可是，已经被骗报了名，就等于全家卖给了把头，想不去也由不得自己了。全家人就又重新被关进车箱，—直拉到山海关。下了火车，验完“出关证”，说是每人发给—个“白面馒头”。父亲拿到手里—看，又黑又硬，像块石



头，是橡子面窝窝头。等轮到谭金章，他刚伸手去接，却挨了把头一巴掌。他便攥紧了两个拳头，瞪大了眼睛说：“为什么打人？”母亲上前把他拉回来，说：“柱子，咱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去手背朝下接那份下眼食。”就这样，全家人只分得一个橡子面窝窝头，父亲推给金章，金章又让给母亲，推来推去，分给了两个弟弟，父亲、母亲和金章饿了一天一夜，总算到了西安。

血 泪 淹 童 年

来到矿山，天已经黑了，那些如狼似虎的矿警，端着枪把他们押进了四面透风的“工房子”，土炕上连巴掌大小的一块破席头都没有。母亲把两床破被解开，一家人披在身上，捱到了天亮。谭金章出去一瞅，惊呆了，只见“工房子”周围，两层铁丝网中间夹着一层电网，出入口修着高大的炮楼，日本守备队和汉奸矿警一边一个，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脚下趴着两条伸出血红舌头的洋狗。这那里是矿山，简直是一座大监狱！

谭金章父亲很快就被赶到“太信三坑”的“谭家柜”下井采煤。他拖着病身子，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所得到的只是三角钱饭票和七两玉米面（有一半是橡

子面)。三角钱饭票只能在柜上换回一小碗掺满砂子和老鼠屎的红高粱米饭。全家五口人就靠这一点点东西度命。父亲安慰一家人说：“等吧，等到开资就好了。”

听说“等到开资就好了”，谭金章和两个弟弟天天掰着指头算，在墙上划了一道又一道，终于等到了开资的日子。父亲下工回来刚一进门，两个弟弟急忙跑上前去抱住了大腿，可是，父亲只把一张攥湿了的“工票”交给母亲，别的什么也没拿回来。“工票”上写着父亲干了三十天，扣去“旅费”、“安家费”、“铺底费”、“工具费”、“饭票”……，反欠把头四块多钱。父亲气愤地说：“这些吃肉不吐骨头的家伙，简直不让穷人活啦！”

又过了一个月，到了开资的时候，这天正赶上谭金章的父亲白班下井，母亲让金章去领钱。临走，母亲把父亲的手戳交给了金章，叮嘱又叮嘱：“柱子！路上可要小心啊！”金章把手戳紧紧攥在手里，跑到坑口，好不容易挤进人群挨近了窗口，踮着脚把手戳递上去，突然，“叭”的一声，他觉得右手好象被蛇咬了一口，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外勤扬起了藤条又要向他打来，便急忙把伸出的手缩了回来，可是手戳掉进窗口里边去了。手戳是把头们发下来的，按把头们立下的“规矩”，是认戳不认人，丢了手戳，把头们不给钱。

第二天，父亲拿着“劳工证”到“劳务系”去领钱，那些可恶的把头和外勤眉毛扬起老高，凶狠地说：“钱不是领回去了吗？还来领什么！”说着，拿过名册给父亲看，只见在父亲的名字下面盖着手戳，印泥还没干。父亲看他们欺人太甚，便和他们评理。两个外勤举起榔头棍，嘴里骂着“妈的，什么叫理，这是常有的事。”连推带打地把父亲撵了出来。

这时候的谭金章虽然才十三岁，也总想替父母分担些忧愁，便让母亲给他缝个口袋，冒着生命危险，爬出电网去采灰菜。可是，几天以后，全家人都吃得全身浮肿。金章父亲本来有病，又干着牛马般的重活，尽吃灰菜怎么行？母亲就含着眼泪把仅有的两床破被面撕下来，交给金章到破烂市卖了六角钱，换回些烂土豆，每顿煮上一点点给父亲吃。

到了冬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工人们从井下上来，把头立即逼他们扒下胶鞋，扔给下一班的人穿，金章的父亲只得赤着双脚往家走。每挪动一步，地上的冰雪便沾掉脚掌上的皮肉。从坑口到“工房子”不过一里地，父亲拖着几乎断了筋骨的身子，要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家。

一天，父亲在掌子上一连扒了几个钟头的煤，扒着扒着，攥着大锹的手渐渐松开，一头昏倒在煤堆

上。鬼子田中和监工把头“吴大马棒”走过来，硬说他“磨洋工”，抡起榔头棍，镐把劈头就打。掌子上的工友再也压不住胸中的怒火，一下子围了上去，不知谁喊了一声：“人都快死了，还打，这简直不让咱们工人活了！”田中和“吴大马棒”听了，正要兽性发作，一回头看见工人一张张愤怒的脸和手里紧握着的一把把大锹、铁镐，顿时把伸长的脖子缩了回去，溜掉了。

工友们把金章的父亲抬回家，金章母亲一看丈夫被打得遍体是伤，惊叫一声，就扑倒在他身上泣不成声，金章和弟弟也围着父亲大哭起来。老半天，父亲才甦醒过来，慢慢抬起颤抖着手拉住母亲说：“柱子他娘，这世道逼得咱穷人没活路哇！”

金章听着父亲的话，又看看抬送父亲回家的叔叔、伯伯们攥紧的拳头，恨不得自己一下子长大，好去把那些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都打死！

生活越来越艰难了。父亲卧床不起，连三角钱饭票和七两玉米面也领不到了。没办法，母亲只得把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家里，领着金章偷偷钻出铁丝网去讨饭。一天，娘俩讨饭回来，一进门就看到“三仔”趴在锅台上，金章娘满肚子辛酸立刻涌了上来，泪水止不住哗哗地淌，边哭边心疼地叫：“‘三仔’，可怜的‘三仔’！来，娘给你要来了一点吃的……”她见孩子

没动，急忙去抱，没想到那小小的身体已经僵硬冰凉，“三仔”再也不能要吃的了！母亲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声声呼唤：“‘三仔’！娘的好‘三仔’！娘回来了，你再看看娘……”母亲肝肠寸断，又想起扔在关内的两个女儿，终于病倒在炕上。父亲眼看一家人生离死别，极度的悲痛和无比的仇恨一齐涌上心头，鲜血便大口大口地吐了出来。金章一家剩下的四口人，这时完全处在死亡的边缘。

鬼子和把头硬说他们是害了“瘟疫”，把他们全家送进了“病号房”。房子里又湿又热，又腥又臭，指甲盖大的苍蝇嗡嗡乱飞。这里扔着上百人，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简直隔绝了人世。

这“病号房”就是杀人场！日本鬼子、汉奸把头吸尽了矿工的血，榨干了矿工的髓，然后把工人扔到这里，最后置于死地。有多少矿工在掌子上惨遭伤害，又在这里含恨死去；有多少矿工身患重病得不到治疗；在这里被活活拖走，扔进“万人坑”！

金章母亲病得已经人事不省，弟弟也只剩下一口气。突然，弟弟发出一阵微弱的哭叫声，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吃力地欠起身子，想爬过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她挣啊，挣啊，额角上淌着豆粒般的汗珠，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就在这时，一

个把头领着一伙收尸的人闯进屋来，如同恶狼扑食一样，把母亲的尸体和活着的弟弟一起捞了出去，扔进那总也填不满的“万人坑”！从此，一家人只剩下金章和气息奄奄的父亲，挣扎在这座吞噬活人的魔窟里。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父亲突然发起高烧来，嘴唇由青变黑，干裂的口子渗出血来。他抚摸着金章的头，用沙哑的声音说：“柱子，爹奔忙劳累了四十年，想拚上老命给你们挣口饭吃，可如今落得家破人亡……”他歇了一会儿，挣扎着抬起身子，把自己的破棉袄披在小金章的身上，接着说：“这件破棉袄，是你爷爷留给爹的，现在，爹把它留给你，要记住……是鬼子和把头……害了咱全家……这深仇……一定要报……”

他越说声音越低，很多要说的话哽在喉咙里。见这情景，金章急忙抱紧父亲的双肩，连连哭喊：“爹！您可不能死！您可不能死啊！”父亲勉强睁开双眼看了看儿子，两颗泪珠滚下来，嘴角一动，便倒下去了，金章一下子扑在父亲的身上。

窗外，大雨倾盆，狂风呼啸，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那狂风绞着暴雨，好象要把黑沉沉的地整个淹没；那炸雷夹着闪电，好象要把黑沉沉的天一下子劈开！谭金章猛地抬起头，耳边又响起父亲的话：“记住……是

鬼子和把头害了咱全家……这深仇……一定要报”！替惨死的父亲、母亲、两个弟弟报仇，替所有死难的叔叔、伯伯报仇！复仇的怒火在谭金章的胸中燃烧。

第二天晚上，他趁着黑夜，爬出“病号房”，回到家里一看，只剩下了炕上的一块破席头，两床破被的棉花也被把头们搜刮去了。他刚爬上冰凉的上炕，突然一个把头、一个外勤闯进来，这两条恶狼，呲着黄牙，手里挥舞着榔头棍和皮鞭，凶恶地说：“想不到你们家还活着一个。告诉你，你爹活着的时候还欠下大柜二十二块六角钱”。谭金章一听，两眼冒火，抢着说：“我爹给你们一连干了几个月都没见过钱是什么样，到头来还欠你们的钱！”把头吼道：“他妈的，我说欠钱就欠钱，你敢嘴硬！”外勤紧接着大叫：“量你这穷小子也没钱还，那就按规矩办事，替你爹下井抵债！”说着，两条恶狼窜上炕去，拽着谭金章的胳膊，一直把他拖到“劳务系”。

从此，这个十三岁的孤儿，背着还不完的“重债”，挣扎在人间地狱里，眼看着一车车乌黑发亮的煤炭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去用来扩大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阶级仇，民族恨，好比熊熊烈火，在他胸中越烧越旺。

一天，采煤掌子刚刚放完炮，监工把头“吴大马

棒”就叫谭金章提着火灯进掌子给他检查瓦斯。按规律，刚放完炮正是瓦斯大量涌出的时候。工人们明知这是让谭金章去送死，都护着他，不让他去，可是“吴大马棒”举起榔头棍非逼他去不可。正在这时，来了个鬼子，“吴大马棒”就象哈巴狗见了主人一样，急忙迎上前去，在鬼子耳旁嘀咕一阵，这条恶狼就嚎叫一声扬起榔头棍向谭金章狠狠打来。谭金章一看，他正是打伤自己父亲的日本鬼子田中，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金章抓起一块煤炭就向田中打过去。这一下，不偏不斜，正好打在田中的太阳穴上，那副近视镜被打落在地，田中就象捉迷藏一样，到处乱抓。这时工人都围了上去，把田中和“吴大马棒”打个半死。然后，工友们领着谭金章，趁着黑天从“太信三坑”跑到十里地外的“东城八坑”，大家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葵 花 永 向 阳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红太阳的万道光芒，普照矿山的每个角落。毛主席和共产党把灾难深重的煤矿工人从人间地狱里拯救出来，奴隶般的苦难生活，终于有了尽头。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普



照，万里无云。往日满目凄凉的矿山，今天却变得男女老少笑逐颜开，家家都把几十年的尘埃一扫而尽，准备迎接亲人。

中午，一阵阵锣鼓响起，迎风飘扬的红旗由远而近。红旗下，两位身材魁梧的首长，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矿山。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这是一支由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军队。看到这些亲人，谭金章冲在人群的前头拥了上去，拉住亲人的双手，只听首长高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同志！”这是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啊！这个称呼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谭金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这样称呼。顿时，只觉得热血沸腾，一股暖流迅速传遍全身，他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欢呼立刻象春潮遍地，如雷霆震天，这是千万矿工的心声，这是时代的最强音！

掌灯时分，人们把松树明子、桦树皮、皮带油……拿来点火照明，一霎时整个矿山如同白昼。屋子里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家家沉浸在军民鱼水情的欢乐之中。突然，轰隆一声，人们奔出屋外一看，往日用来镇压矿工的炮楼，今天被矿工们用炸药炸得粉碎。大家又操起斧子和镐头，把铁刺和电网砍个稀巴烂。“劳

务系”门前又点起了一堆冲天大火，“劳工证”、“劳工名册”、“工票”、“借据”、“卖契”……这些杀生害命的文书，统统被扔进了火堆。仇恨的烈火越烧越旺，把吃人的旧世界烧得片甲无存。

报仇的一天来到了。那些用矿工血汗养得脑满肠肥的封建把头和法西斯外勤，一个个押来，受到人民的审判。看到这些往日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就是把他们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谭金章一个箭步奔上台，带着父亲、母亲的仇恨，带着三百多乡亲的仇恨，带着所有矿工的仇恨，字字血，声声泪，控诉了



凶恶的封建把头，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控诉了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仇恨满矿山，怒火高万丈。复仇的呼声，像大海里的怒涛，一浪高过一浪。党和人民政府给矿工做了主，把那些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绑赴死难矿工墓前正了法，给死去的亲人们报了仇，雪了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过去挣扎在人间地狱最底层的奴隶，翻身解放，成了矿山的主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这是谭金章永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站在红旗下，庄严地向党向毛主席表达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在党的不断培养和教育下，他懂得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每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一想到如今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幸福生活，便信心百倍，浑身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二十多年来，谭金章先后多次出席过全国和全省的英雄模范会议。多次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过省、地、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曾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使者，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在这些荣誉面前，他深深感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都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结果，而自己对党对人民却贡献很少。在革命大道上，

还应该把步子迈得大些，更大些。

一九六五年，谭金章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在解放初期畏罪潜逃的罪大恶极的封建大把头谭庆池隐藏在山东，继续为非作歹。谭金章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在谭庆池皮鞭下活过来的老工人，大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经过调查了解，实有其事，立即把事情的首末，向一个领导人反映。但是，五天、十天……时间过了一个月，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他们又接连反映了几次，这个领导人的答复是：“你们敢肯定吗？”“你们敢负责吗？”谭金章一听，真是气炸了肺。他想：搞阶级斗争这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揪出封建把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千难万难，难不倒共产党员。他下定决心冲破各种阻力，一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不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在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才知道，那些牛鬼蛇神兴风作浪，那些封建余孽逍遥法外，原来他们有着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保护。无数事实使谭金章深深感到，决不能按党内走资派的主意办事，如果依了他们，煤矿工人又要重新沦为奴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和广大矿工一起，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的大旗，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但是，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阶级敌人预感灭顶之灾已经到来，便煽阴风，点邪火，说什么：“谭金章和谭庆池都姓谭，是一家子”，用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混淆阶级界限，妄图转移斗争视线，进行垂死挣扎。于是，谭金章和一些当年在“谭家柜”受苦的老工人便组成了控诉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铁的事实控诉了这些阶级敌人的罪恶，揭穿了这伙阶级敌人的阴谋。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决支持下，谭金章等苦大仇深的老矿工和山东省淄博市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终于把谭庆池这个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逮捕归案，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贡献。

一九六九年九月，反帝煤矿建立了新党委，谭金章被选为党委常委，兼任政治处副主任工作。他深深感到，任何胜利都是继续革命的起点。他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教导，经常把自己过去所受的苦，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所受的苦联系在一起；把自己今天的幸福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联系在一起；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路线斗争觉悟的高度。谭金章同志在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指引下，正充满信心地向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

忆 苦 思 甜 永 向 前

辽源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韦忠华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矿工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得到了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到我的家乡——山东省博山县，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鬼子、汉奸、恶霸地主结成一伙，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今天抓工，明天催粮逼款，他们象毒蛇一样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这年又遇上了一场春寒，把小苗都冻死了。人祸天灾逼得穷人无路可走，逃荒要饭的人越来越多。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采取“以人换煤”的血腥手段，疯狂地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在山东和其他各地设立了“招工事务所”，由汉奸把头组成招工队，用花言巧语把大批劳动人民抓骗到

矿山。这时，我家七口人，连糠菜也难糊口，饿得前腔搭后腔。在家里实在生活不下去，三个哥哥先后被招工到关外的密山炭矿和西安炭矿（现辽源煤矿），下坑挖煤。不久，我这个十七岁的孩子，也抱着闯一条“生路”的希望，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娘和妹妹，来到鞍山铁石山矿。

到了铁石山矿，把头把我们赶进四面透风的破席棚里，里面黑呼呼的，积满了泥水，人一进去踩得泥水呱呱呱呱直响，就象掉进了臭泥坑。顺着工棚支起两趟木板，算是床铺。每个工棚住一百多人，挤得身子都翻不过来。

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就被赶起来上山干活。把头让我推矿车。虽说我已十七岁了，可比矿车高不了多少，身上瘦得皮包骨，那装满铁矿石的车，就象上了千斤闸，很难推动。不一会，就累得我头昏眼花，两腿直打颤颤。刚想直直腰喘口气，就被一个小把头看见了，他气势汹汹地跑上来，一边骂，一边用棍子劈头盖脑打了过来。我恨极了，心想：狗日的汉奸，看你们横行到几时？

工人们不甘受日本鬼子和把头的蹂躏与折磨，便纷纷逃跑。有一天，六个工人逃跑，不幸被鬼子抓了回来，押到工棚前的空场上，扒光了衣服，绑在木头

桩子上。鬼子兵在四周布满了岗哨，还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工人们赶到空场。这群法西斯暴徒，点燃了一堆火，把铁锹烧得通红，拽出来就往这几个工人身上烙，真是惨不忍睹！六个阶级弟兄就这样活活地被日寇害死了！穷哥们面对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怒视着这群野兽，个个攥紧了拳头，仇恨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

鬼子的暴行更激起我冲出虎口的念头。晚上，我和堂兄韦忠来商定，要找机会往桦子沟跑。一天夜里，巨雷轰鸣，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我们就悄悄地溜出了工棚，趁鬼子哨兵避雨的机会，偷偷地摸了出去，一口气翻过好几个山头，总算逃出来了。

我们哥俩来到桦子沟炭矿，本想闯个活路，那曾想刚从虎口里逃出来，又落入了狼窝。矿工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鬼子、把头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待，随便毒打和残害。他们怕矿工逃跑，上工下工都由外勤、把头押送，就是由工棚出外大小便，也要受到“炕长”的监视。工人有病，不但不给治，反而逼着下井，很多病重伤残不能干活的工人，带着气就被扔进了“炼人炉”。

在鬼子、把头的残害下，桦子沟矿惨死的工人不

计其数。我想决不能在这等死，还要闯活路。正在这时，娘在西安炭矿托老乡给我捎来了一封信。我不识字，就趁早上“炕长”不在屋时，找同房子识几个字的工人老翟给我念念。信里说我离家后，娘不忍心看着两个妹妹饿死，就都送了人。她自己在家乡也无法生活，就随着乡亲到西安矿我二哥那里。还说娘病得挺厉害，要我去看看……。知道了娘的遭遇，想到自己的处境，更增加了我对鬼子、汉奸的憎恨，逃出去的决心也就下定了。不料，正当我们看信时，“炕长”郭鬼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郭鬼子叫啥名，谁也不去问，反正一提起他，矿工们都恨得牙根直。他虽说是个中国人，可尽跟在日本鬼子屁股后头溜须拍马，监视欺压咱矿工。他身子又瘦又长，小南瓜脑袋上鼓着一对蛤蟆眼。名义是“炕长”，实际是专门监视工人的看门狗。这家伙一进屋就窜到我们跟前，把蛤蟆眼鼓了几鼓，问：“你们在一起叽叽咕咕干什么？”“娘病得挺重，来信要我去看看……”还没等我说完，郭鬼子就气势汹汹地说：“啊！你们在这核计着要跑哇！走！跟我见‘太君’去！”说着就上来拽我。我满肚子的怒火再也忍不住了，就一甩胳膊，指着他骂道：“你，你这条狗！……”这家伙一听就怪叫起来：“啊！你他妈胆子真不小，还敢骂我？！”说着扬起巴掌就要打。这时，

工人都围了上来，他见势不妙，蛤蟆眼转了两转，放下了扬起的胳膊，灰溜溜地滚开了。

当天晚上，我从井下上来，刚交完灯，就有一个外勤走到我跟前说：“韦忠华，跟我走一趟！”我问：“什么事？”这个外勤恶狠狠地说：“少罗嗦！赶紧跟我走！”他一直把我带到“警备系”。我一见这地方，就知道没有好事。这“警备系”是日本鬼子为镇压矿工专设的机构，不知有多少阶级弟兄在这里遭摧残，含恨而死去。进屋后，我一眼就看到满脸横肉、胖得象头猪样的日寇土井凶神恶煞地站在桌旁。他一见我，就瞪起三楞眼，说：“你的要逃跑，良心大大的坏了！”我一听，准是郭鬼子向土井告发的。我想，要跑倒是真的，不过你也没有抓住啥把柄，我一口咬定不承认，你也没招。我就把娘来信的事理直气壮地说了。可这个日寇穷凶极恶地说：“撒谎大大的！实话的不说，死了死了的有！”我心想，有实话也不能对你们这群豺狼说呀！便忿忿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随你的便吧！”我把头扭向一边，干脆不理他了。这下可惹翻了土井，顿时象疯狗一样暴跳起来，奔上来就左右开弓，打我好几个嘴巴，随后又把我踹倒在地。站在一旁的五、六个狗外勤，也窜上来，用榔头棍劈头盖脑地一齐打下来，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这

样，他们还不解渴，又把我绑在板凳上，用榔头棍撬开牙，往里灌辣椒水，灌进去再用杠子压出来，再灌再压，直把我折腾得不省人事，才扔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等我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躺在又潮又湿的地上，四周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嗅到屋里一股血腥味，听到耗子打架的吱吱声。浑身象千万只马蜂在蜇刺，胳膊腿也不听使唤。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啊！想起来了，昨晚惨遭毒打的情景浮现在眼前，顿时，怒火胸中烧，千仇万恨一起往上涌，要报仇，我要报仇！只要死不了，就得逃出去！一定要向鬼子、汉奸讨还血债！

鬼子、汉奸把我折磨一顿，也没弄到我要跑的半点证据。在同房子几十名阶级弟兄的营救下，我才活着出了“警备系”。

在桦子沟矿的几年，真好象踩着刀尖过来的。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一天夜里，我终于逃出了这个狼窝，来到西安炭矿，在大成一坑下井维修发槓。

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社会那有咱穷人立脚之地。西安矿也是日本鬼子、汉奸把头的天下，工人照样被打在十八层地狱里。破工棚四周，围着三层电网和铁丝网，山顶上修起碉堡，大门口的岗楼上插着“膏药旗”，鬼子兵端着枪守在那里。

日本鬼子只顾要煤，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井下没有一点安全设备，常常因为通风不好，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有一次，我们维修的几个工人在井下十三路正干着活，只听一声巨响，耳朵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股大风把我们几个人吹出去好几米远，摔到地上。随后就咕嘟嘟地冒上来黄烟，呛得人喘不上来气。原来是下边十五路采煤场子瓦斯爆炸了。听到消息后，矿工们急忙赶来抢救，可是日本鬼子怕坑口报废，出不了煤，就用刺刀拦着，不让工人靠近。鬼子坑长象没事似地说：“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坑口的要紧，煤炭的还要出。”接着就指使一帮狗腿子在十三路下边把巷道封死了，结果很多工人被活活地憋死了，这次事故有四十八名阶级弟兄惨死在井下。

矿工们恨透了鬼子、汉奸，看着用生命换出来的一车车乌黑发亮的“黑金子”被鬼子掠走，心里就更象被一块石头压着似的难受。要反抗，要斗争！大家拧成一股绳，用“磨洋工”、破坏工具、破坏设备、跑空车等法子和鬼子、汉奸斗，让他少出煤。有一次，我在井下小绞车道卸沙子，听到不远处发出丝丝的响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压风管子的气门松了，往外漏风。我想，这压风管子是给采煤、岩石场子的风镐和风

钻送压风的，要是没有风，风镐、风钻就动不了。想到这，我心里一亮：把风都放跑，让鬼子出不了煤。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就把气门打开了，只见压风呼呼地往外跑，我高兴极了！赶紧回到干活的地方。不一会，一道白光射过来，我一看是鬼子坑长野田来了。这家伙大家都叫他野驴子，他对矿工最狠毒不过，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动不动就哇啦哇啦地乱叫，活象个大叫驴。他右手拿着榔头棍，左手拎个火灯，见我在那里，就气呼呼地问：“气门你的开了？”我说：“我没开。”“什么没开！风的那么大，你的听不见？”“没听见！”这野驴子一听，就火了，吼道：“破坏的干活！”随后，抡起火灯就朝我脑袋打来。我早就料到他要动手，有了防备，我一弯腰，他没打着，倒闹个狗抢屎，这家伙就更急眼了，嘴里“叭嘎叭嘎”地骂个不停，气的把火灯也甩到了一边，在地上拣起一块大石头朝我脑袋砸过来，我一躲又没打着，他气的象条恶狼一样嚎叫，举起榔头棍又刨下来。我早就气的两眼直冒火星子，牙根咬得咯咯响，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我一把抓住榔头棍，举起右手朝他脸上狠狠给了一拳，随着又加上一脚，只见野驴子打着趔趄退出去好几步，咕咚一声摔在水沟里，满脸泥浆和血水，四蹄朝天，还一个劲地

蹬哒，嗷嗷直叫，就象个驴在水沟里打滚，瞧着叫人真开心哪！

一九四五年，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消灭了日本侵略军，迫使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可是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慌忙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国民党反动派来到矿山，和日本强盗一样，为非作歹，残害我们矿工。我大哥韦忠树就是由密山矿来西安矿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硬说他是密探，吊在梁上活活地给打死了。万恶的旧社会，又欠下了我们穷人一笔血债。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悲愤交加，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憎恨。回想起自己由铁石山矿跑到桦子沟炭矿，又由桦子沟矿跑到西安炭矿，满想闯条活路，可是千条路万条路，就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到处是鬼子、汉奸的天下。如今国民党反动派又拿着枪，逼着工人给他们挖煤，矿工仍然过着苦水泡黄连的日子。我们矿工就甘心这样受欺压遭摧残吗？不！不能！总有一天要把这吃人的旧社会砸个稀巴烂！

霹雳一声震天响，拨开乌云见太阳。一九四七年六月，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辽源。苦难深重的矿山回



到了人民的怀抱。毛主席把我们矿工从“十八层地狱”里拯救出来了。还派来了工作队，领导矿工斗倒了封建把头。过去骑在矿工头上的汉奸、外勤，受到了人民的制裁。旧社会的“煤黑子”成了矿山的主人。矿工个个扬眉吐气，家家户户喜气洋洋，受人欺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从内心里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我参加了矿山自卫队，不论白天黑夜到处巡逻放哨，保护矿山。

一天，我正在放哨，眼望着自己的新矿山，心里甜丝丝的……，正想得入神，不知是谁在我肩上拍了拍，我猛一回头，是工作队的张队长。他和蔼可亲地拉住我的手，问起了我的身世，我含着眼泪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当我讲到国民党反动派拿着枪逼道工人下井挖煤时，张队长问我：“小韦，你说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为啥能那样横行霸道？”“还不是他们手里有枪！”“对呀！咱穷人过去受苦，就是因为没有枪，没有掌握政权。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穷人要翻身做主人，只有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才能把权夺到我们手里。”张队长接着又严肃地说：“现在，美帝正帮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天下还有千千万万穷苦人



没得到解放，要使穷人都过上好日子，就得拿起武器，把反动派统统消灭光。”张队长一席话，说得我心明眼亮，斗志昂扬。我紧握拳头，向张队长要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还在受苦的穷人，我也要拿起枪，参加解放军，消灭蒋匪帮。”张队长高兴地点点头，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我的愿望实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工人扭着秧歌欢送我们。我看着胸前的大红花，紧握着手中的钢枪，心情无比

激动，暗暗地立下了誓言：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消灭反动派，粉身碎骨也心甘。

大路上，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战马长啸，征尘滚滚，人民的军队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地开往前方，奔向杀敌的战场。

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们连配合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消灭土匪，巩固后方。在剿匪的战斗中，战士们一见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匪徒，都恨得眼里冒火，个个象下山的猛虎，以顽强的战斗意志，逢沟跳沟，逢水涉水。把对三大敌人的仇恨，都集中在枪口上，把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的心脏，直杀得敌人狼哭鬼叫，举手投降。

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一九四八年六月，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轰隆！轰隆！”辽沈战役的炮声惊天动地，盖过了敌人微弱的枪声。沈阳解放了，东北解放了，我又随队入关。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红旗插遍了全中国。

在战斗中，我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还记了功。

一九五四年，由于工作需要，我复员了，重新回到战斗过的矿山。我想，人离队了，思想不能离队，脱下军装可不能下岗，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要带到地方。我牢记着旧社会的苦难，一直战斗在煤炭生产第一线，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大造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彻底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斗争中，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革命群众先后推选我为红旗井、反修矿和辽源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在这天晚上，我们参加“全国煤炭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工作会议”的代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汇集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等待着最幸福的时刻，等待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八时十分，庄严雄伟的《东方红》乐曲响起来了，人民大会堂的万盏明灯，放出灿烂的光芒。

毛主席来了！

这时人群沸腾了。无数道激动的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来到了煤矿工人中间。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频频向我们招手。望

着毛主席的慈祥面容，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满脸泪花，用尽全身力气放开嗓门一遍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老人家把我从旧社会的人间地狱中解救出来，给我指明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是您的光辉思想培育了我，使我这个普通的矿工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是您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不断前进。有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才有我们的今天，才有我们的一切。您老人家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千言万语，表达不尽矿工对您的热爱，千歌万曲，唱不尽矿工对您的忠诚。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永远不忘阶级仇，牢牢握紧印把子，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学习组里讲童年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张宪英

屋里灯光明亮，雪白的墙上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我家六口人围坐在灯光下，家庭学习组的学习又开始了。我十四岁的儿子是小组长，他翻开毛主席著作，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看着他红朴朴的圆脸蛋上那副严肃认真的模样，我心里又羡慕又激动：这孩子才十四岁，就懂得好多革命道理了，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多幸福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时常想起在旧社会自己十四岁就被骗下矿井的悲惨往事……

童 工 苦 难

我老家在山东省沂水县，祖祖辈辈靠仅有的四亩山坡地和给地主打短工，度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一九四一年，我十四岁。因为欠下地主的高利贷，地主就把我家的地和三间破草房全霸了去，爹只

得拖个多年劳累成疾的病身子带着全家到处流浪。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血腥的侵略战争，疯狂掠夺我国的财富。在煤矿施行“以人换煤”的残酷手段，到处骗招大量的劳动力。

有一天，我们讨饭到黄山集，碰到招工，说什么“上‘北满’修铁路，六个月到期往回送”，“活轻快，挣钱多，吃大米白面……。”爹虽然信不过这套胡话，可一想反正也是没活路，闯吧！这时候我爹身病体弱，我又不够岁数，但招工头为了多“招”人多捞钱，就硬给我“涨”了四岁，登上名充数。

我全家同一块儿招来的一百多人都被装进闷罐车，车走了两天一宿，招工头说到地方了。下车后，又趁着天黑走了十多里地，我们就被关进四面围着好几层铁丝网的一座座大房子里。我们十三家挤在两铺用破席头隔出空儿的通长对面炕上，墙上臭虫爬，地下大蛆滚，腥臭味儿熏得人喘不过气。这是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招工头不知跑那儿去了，门口守着个纸扎人似的大烟鬼，听人叫他“看房先生”，其实是专门看人的，谁出去拉泡屎，他让把上衣和鞋脱下，裤腰带解下，押在他那儿，还象狗一样跟去盯着，怕跑了。进了这座大房子，真象进了监牢狱，连半点儿自由也没有了。

第二天，来个拎着榔头棍的“四方脸”，让我们排成队，领去“挂号”，然后一人发给一把大锹、两个黑团团——我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才认出是橡子面窝头，还有一顶柳条帽，我问：“不是修铁路吗，给这个干啥？”他眼睛一瞪：“你他妈穷罗唆什么？快戴上，走！”抡起榔头棍连吼带打，把我们撵进一个阴沉沉的洞子里。眼前漆黑，我跟不上趟，边走边挨着棍子。好半天，到了一个黑大院似的地方。“四方脸”把榔头棍一指对我说：“你就在这，快地扒！”只听上头一阵锹响，低头一看，脚下来了堆黑石头，就赶紧往下扒拉。怎奈我人小体弱，力气单薄，大锹也不听使唤，不大会儿就浑身是汗，眼前直冒金花；黑灰又呼呼往脸上扑，呛得上不来气。我扒呀扒呀，实在扒不动了，刚想直直腰，后身猛地挨了一榔头，我泪水和着汗水顺脸淌，吧嗒吧嗒摔到脚底下。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爬出洞子一看，天早就黑下来了。我一步一挪回到大房子，见娘还趴在破窗户上眼巴巴往外张望着。我叫声：“娘！”她猛丁回过头，看我浑身漆黑，打量好一会儿才叫着我的小名：“英子，你咋这样，干啥去了？”我说：“娘，下黑洞子扒拉黑石头去了。”爹听了，一把攥住我胳膊说：“孩子，那……不是下煤窑了吗！别人呢？”我说：“一块来的都

去了。”“啊？俺找他们去！”爹说着抽身就走。刚推开门，只听“站下！”一声公鸭嗓，“看房先生”跳到爹跟前：“你要干什么？”爹一字一顿地问：“你们为甚么骗人？”“咋的？”那纸扎人扬起刀条脸，下巴就象掉下来似的张着嘴，露出稀稀拉拉几颗黑牙：“你也不睁开眼瞅瞅，这是什么地方？想告状，衙门口倒有，可他妈不是冲你们开的！”听这话，爹气得两手抓住门框，眼睛瞪着一片黑古隆冬的天地，说不出话来。天下老鸦一般黑呀，穷人那有去说理的地方？我和娘赶忙过去扶住爹。我说：“爹，等到六个月期满，咱就回关里家吧。”爹没言语。后面却“嘎嘎”发出一串奸笑，那声音活象踩住脖子的鸭叫。

过些天我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日本“猪屎（株式）会社”西安采炭所泰信一坑的“善家柜”。大把头虽然姓善，可跟别的柜头没两样，比虎狼还恶，他跟日本鬼子穿一条连裆裤，变着法儿糟践工人。那个“四方脸”姓杨，是专门监视工人干活的“溜掌子的”，工人背地都叫他“杨大充”，意思是他特别会给鬼子溜须，连说话也学日本腔调“充洋气”，这家伙心黑手狠，成天拎着榔头棍打工人。

在榔头棍下，工人每天都要干十三、四个钟头的重活，累折了腰筋骨，流尽了血和汗。我个头虽然

比铁锹高不了多少，可“杨大充”不管我小不小，说“有个萝卜就得顶个坑”，让我跟大人一样干，干不动就打，不会干也打，真是黄连水里泡苦胆——苦上加苦了。刨煤，一把大镐象千斤重，累得我直打晃；扒煤，“杨大充”叫工人排成一溜，别人扒多少，我扒多少，一连几个钟头不许直腰，累得浑身打哆嗦；运木头，一根根两米多长快赶上我腰粗的大木头，有一百多斤重，我扛不动，“杨大充”拿根细绳，一头拴木头，一头套在我的脖子上，让我拉着走，我咬着牙拉啊拉啊，木头一寸一寸往前挪，绳子一点一点往皮肉里勒，每拉一根木头，身上都留下道道血印。老工人见了，心疼地说：“连十四岁的孩



子，也逼着干这样的牛马活，这是什么世道啊！”

我跟大人一样干活，“杨大充”仍然不满足，掌子上的活干完了，就让我打零杂，找些额外的活让我干。有一回，刚扒完煤，就叫我去背火药。我说不知道火药库在那儿，他踹我一脚说：“跟我走！”出了掌子，顺着又陡又滑的绞车道往下去，身边上上下下地走着车，不小心滑倒，就有轱辘到车底下去的危险。我一步一探地走，他在后边不停手地打。好不容易到了火药库，领了六十来斤火药，全让我背着。往回走时，他登上一趟重车，让我也站到车空里，并且告诉登钩工人：“到地方别停车。”车飞一样往上拉，到了地方，“杨大充”抡起榔头棍逼我往下跳。我刚下坑不几天，六十来斤火药又压在身上，怎能飞车跳下呢，心里一阵发慌。登钩的见这情景，刚要打停车信号，我就被“杨大充”推了下去，一列车呼的一声擦着耳边飞过！我摔得浑身没好地方，腿上露出了血淋淋的红肉，“杨大充”却哈哈大笑：“小山东，这回好受吧？”我忍住剧痛没吱声，心里恨死了这条东洋狗！

下班后，娘看我满身伤痕满身血，伤心地流下泪水，爹也难过的对我说：“孩子，不是爹忍心看着你进火坑，是这世道害得咱穷人没活路啊！”

夜里，伤口钻心的疼，我枕着砖头，躺在土炕上翻

来复去地想：为啥穷人走到那里都受苦？老工人，我爹都说是世道不好，可这世道又为啥这么坏？啥时候世道能变个样呢？

血 海 深 仇

我拚死拚活干了两个月，柜上才说给开资了。那天，“老虎（劳务）系”外头站着大排，我递上手戳，里面扔出个钱口袋，一看，里头只有二分钱。我着急地问一句：“才开这么点钱哪？”帐房吼一声：“滚！下一个！”我瞅瞅别人也这样，大伙都气愤地骂。我想，这两个月，下坑是两个橡子面窝头，上来是一勺子半生不熟的高粱掺苞米粒就着咸盐水，全家连片菜叶都没下肚，爹有病，盼开资买块豆腐和几根羊角葱，六岁的弟弟成天叫饿，娘也早盼着开几个钱，好买把小米给弟弟熬点米汤，可这回……

回到大房子，爹脸上带着一丝笑容问我：“开了么？”我把钱口袋递过去，没吱声。爹也不识字，一看只二分钱，怔了好一会儿，轻声对我说：“英子，你要是把钱丢道上了，就告诉爹，丢就丢了。”我强忍住泪水说：“爹，没丢……”

爹把拳头一攥，气夯夯地找到柜上。只见一个经理躺在太师椅上喝茶水，爹问：“俺家英子一个班没少

上，咋就开二分钱？”那经理好象连抬抬眼皮也嫌累得慌，老半天才猪似的哼一声，从厚嘴唇里慢慢挤出四个字：“都扣下了！”

“扣下了？为啥扣这么多？”爹反问。

经理一脸嘟噜肉叫针扎了似的抽动起来：“为啥？你从关里怎么来的，啊？一路上你脚踩着我的，屁股坐着我的，如今还吃着我的，住着我的，这些，几个月也扣不完！”

爹分辩说：“招工吋不是说盘缠柜上拿吗？”

“柜上？哼哼，想得便宜！”

爹气得浑身打颤：“你们……你们不讲一点理呀！”

那经理满脸肥肉横了起来，狼一样嚎：“理？老子就是理！你他妈竟敢搅闹大柜，来呀！”一群狗腿子应声而到，拖起爹就走。爹挣扎，但一个病身子怎能敌过一群恶狼？终于被拖出门外，镐把、铁锹一下接一下打在身上。

爹被几个工人抬回大房子，已经不省人事了。娘哭，我哭，妹妹也哭。爹醒过来，挨个摸着我和弟弟妹妹的脸，对娘说：“英子他娘！俺不能领你们……回关里家了，你把孩子……拉扯大，让他们……记住……这世道！”说完就咽了气。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把

头害死了我爹。娘悲愤交加，紧紧拉住爹的一只手昏了过去！

爹死了，娘一股火也病倒了。第二天，豺狼般的外勤还逼我去上班。那天，掌子刚冒完顶，黑呼呼的顶板足有二层楼高，还唰唰直掉块，几十米长的掌子连一架棚、一根支柱也没有，顶上的大块煤炭象一个个怪物呲牙咧嘴。可是日本鬼子不管工人死活，抡起榔头棍吼着：“苦力的快快进去，里面煤炭的大大有！”

“杨大充”也连打带叫：“快！快快的！”

看掌子实在太危险，老工人让我走在最后头。我刚刚迈进去一只脚，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阵风把我掀出几米远，眼前煤尘呼呼飞扬，啥也看不见了。过半天，只听鬼子嚎：“满洲人死了死了的没关系，一个的死了，十个的拿来！”“杨大充”随声附合：“是，是，大大有。”说完没事似地走了。我听了气炸了肺，恨不得赶上去把他们撕个稀烂！我想站，站不起来，只得爬到掌子跟前，对着冒得严严实实的掌子大声喊，两只手拚命地扒，喊呀，扒呀，没有一个人应声，只见块块煤炭溅满了鲜血！

那时候，这样惨死的矿工每天都有。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亲善”！这就是把头、资本家剥削的“功劳”！这笔血债，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

我爬回大房子，栽倒在炕上起不来了。娘火上加火，病一天比一天重，全身浮肿，眼睛都睁不开了。弟弟只是整天昏睡，有时微微动着干裂的小嘴唇，用刚能听见的声音说着胡话：“娘……俺要米汤……”。一家人只有八岁的妹妹还能下地，她把一点霉苞米粒放在碗里，想给弟弟熬点米汤喝，可是就连舀点水，“看房先生”也压住缸盖骂：“你他妈看喝水不花钱哪……”妹妹端着破碗哭了，她哪知道，就是舀到水几颗苞米粒又怎能熬出米汤呢！

外勤又来了，把炕沿敲得蹦蹦山响，照我脑袋就是一棍子，接着又用棍子扒拉我身边的弟弟，说：“这不是死孩子吗，怎么还撂在炕上？”我赶忙摸摸弟弟，小脸热得烫手，还有一口气呼嗒着，就说：“他没死……”外勤一脚蹬着炕沿，怪叫道：“他妈的，我说死了就是死了，快给我扔出去！”我心里一震，跪起来把弟弟紧紧搂在怀里。弟弟还活着，说啥也不能扔啊！外勤看我不动弹，棍子雨点似地打来，我用身子护着弟弟，大声哭叫，妹妹也大声哭叫。

娘从昏迷中醒过来，吃力地问：“谁……又打我孩子啊？”外勤一步跳过去：“是我！你他妈能怎么着？”娘听了，起了几起没起来，猛一伸手抓住了棍子，嘴里迸出一句话：“俺，跟你拚了！”外勤吓得一退，用力

抽回棍子劈头就打。“娘——”妹妹向娘扑过去，我也抱着弟弟扑过去。疯狗似的外勤却回身把我拽下地，拖到门外一脚踹倒，我急忙咬牙爬起来去看被摔在一边的弟弟，只见他两只小手一动不动地伸张着，干裂的小嘴唇微微张开，好象在说：“哥哥，娘，俺要米汤……”弟弟，你再叫声哥，你叫啊，哥在听着！我泪水涌，声声唤，可是他再也不能叫声哥，再也不能要米汤了！可怜弟弟活到六岁，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现在他死了，也只有我的泪水淌进他那焦干的小嘴里……是谁使弟弟这样？是谁夺去了弟弟幼小的生命？我满腔悲愤顿时变成怒火，一下子站了起来，可是外勤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

“娘，你醒醒啊！”妹妹的哭叫使我猛然想起了娘。回到屋里一摸，娘身上也冰凉了。凶残的日本鬼子，汉奸把头，在我一家又欠下了一笔血债！我和妹妹抱头大哭。爹呀，娘啊，你们死得好苦啊！爹呀，娘啊，你们能听见我们在哭吗？这哭声控诉着吃人的世道，这哭声撕裂着大房子里穷人的心。对面炕有个姓谭的老大娘，也过来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跟着哭，她的儿子就是那天被撵进大冒顶里砸死的，他和我们兄妹俩有着同样的悲苦，有着同样的仇恨哪！

谭大娘看我娘只盖件破大布衫，就说：“孩儿啊，

得给你娘穿件衣裳啊。”这工夫，“看房先生”不知怎么出溜来了，晃着小脑瓜，绿豆眼睛四处撒目，听到谭大娘的话，赶忙接上一句：“可不是咋的，快瞅瞅，还有没有衣裳什么的？”还能有什么呢？娘活着时说过，就连这破大布衫，还是奶奶留给她的。“看房先生”瞅瞅光溜溜的炕，走了。谭大娘解下自个儿围的麻袋片，盖在娘身上，把大布衫洗了洗晾在外头，说给娘改条裤子穿上。不大工夫，出去一看，大布衫没了！只见“看房先生”怀里掖得溜溜鼓，紧倒腾两条腿跑出大门外。谭大娘气得直跺脚，不住声地骂那个挨千刀的损贼。

不大会儿，外勤踢开门闯进屋，逼我马上往外抬娘。见了仇人，我正要上前豁出命拚，“看房先生”却又跟着外勤屁股挤进来，拦住我，还把鼻子眼睛往一块挤，做出副哭丧相：“唉唉，这咋说的，穿不上裤子哪能往外抬？”说着凑到谭大娘跟前：“老太太，老太太，我可有个好办法，要是给那个小姑娘找个人家，一来有吃饭之处，再者能得笔钱‘发送’她娘，这不两全其美吗？”谭大娘早就憋不住一肚子怒火，听这话更是恨上加恨，“啪”的一耳光打在那刀条脸上。

妹妹虽小，也明白了“看房先生”的鬼主意，哇的一声扑在我怀里，哭喊着：“我不！我不啊！”她两手抱住我胳膊使劲摇晃，双眼直瞪瞪盯住我的脸：“哥

呀，哥，别卖我呀！我能自个儿去要饭，不用你养活我呀！……”这声音象万把钢刀刺我心。全家五口人，妹妹是我最后一个亲人了，我紧紧搂着妹妹，她全身都在颤抖。

突然，外勤眼里射出一股凶光，把谭大娘推倒在地，饿狼似地朝我扑来。面对这吃人的野兽，我满腔仇恨爆炸了！爹的死，娘的死，弟弟的死，掌子上工人的死，一桩桩一件件涌在眼前。要报仇，要雪恨！我猛地朝着外勤那毛烘烘的胳膊狠狠咬下去！他一声嚎叫，举起了棍子，我只觉得脑袋一轰，眼前渐渐发黑……

齐 心 斗 争

我醒过来时，妹妹不见了，娘的尸首却还在炕上。谭大娘和同屋刚下了班的叔叔大爷都围在我身旁。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眼泪也没了。我好象抓住了把头、外勤的皮肉似地挠着墙，挠着土炕，手指头在墙上、炕上划出道道血印。叔叔大爷们一个个紧握拳头，双双深沉的眼睛里燃着仇恨的火，压低了声音说：“孩子，是日本鬼子、汉奸把头欺侮咱工人，夺去了你的亲人。这笔帐，总有一天会算清的！”

从此，阶级仇，民族恨，在我内心深深扎了根。从大房子到掌子，我时时想着报仇雪恨。



一天，掌子上刚放完炮，炮烟还没排出去，“杨大充”就撵工人进去。黄呼呼的炮烟辣嗓子，熏脑袋，我扒着煤，心里骂着狗汉奸，扒几锹就不干了，“杨大充”看见，说我偷懒，我顶了一句，他暴跳起来，一榔头把我刨倒。掌子上的工人听到我的叫骂声，都围过来。“杨大充”吼着：“你们过来干什么？都给我干活去！”可是谁也没动弹，只听嚓嚓一阵响，一把把大锹插在煤堆上，一道道仇恨的目光逼着那张留了一撮东洋胡的四方脸。“杨大充”发“毛”了，扬起的手慢慢缩了回去，把榔头棍夹在胳膊窝里，溜了。一个老工人把我抱起，我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他轻轻揉着我头上被刨起的包，告诉我：“孩子，不要哭，往后跟鬼子、把头斗，要多长个心眼……”我擦干泪水点点头，把这话记下了。

打这以后，鬼子、“溜掌子的”来了，我就扒几锹；走了，看老工人坐下，我也把锹一扔。有时候，老工人还派个人到巷道里放哨，大伙坐在掌子里讲调理鬼子的故事，我越听越往心里去。

有一回，鬼子大吵大嚷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老工人对我说：“还不是日本鬼子多要煤，把头多捞钱，让咱工人多流血汗，咱就搞他个‘鬼子倒霉日’。”下了炕，“杨大充”让我去装车。低窄的巷道里连泥带水，

铁道不平，装满煤炭的车死沉。我推着车一步一步往前挪，到了一个拐弯地方，有点下坡，我故意趁势使劲往外一搯，车就掉了道。“杨大充”气得哇哇乱叫。

“杨大充”又叫我去要空车皮。到了车场子，我就坐下了。不大会儿，从另一条巷道里也出来个小孩，穿件掉了袖儿的破褂子，胳膊上左一条右一条血印。一问，他才十二岁，刚来不几天。我从身上扯块补钉，给他擦胳膊上的血，他告诉我：那条巷道里有两个掌子出煤，一个鬼子专在那里监视着。我听了又气又恨，这时，想起了老工人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次，有几个小孩在坑内扫泥，见鬼子坐在空车皮里睡着了，他们也趁机休息起来。这时走过来一个把头，大叫：“你们敢磨洋工，还不快干！”孩子们一琢磨：“治治你们这些狗东西！”一个个抡起大锹连泥带水一齐往车里猛装，睡在车皮里的鬼子满脑袋稀泥，惊叫着跳出来，小孩异口同声地说是把头让装的。那鬼子跳过去就把那把头一顿狠揍。我寻思：今天鬼子让多出煤，各条巷道一定争车皮。那边两个掌子，这边一个，要是把车皮都弄这边来，叫它出煤多的地方没车皮，出煤少的地方用不了。鬼子来了，就说“杨大充”让这么干。不知这个办法行不行，我跟那个小孩一块去找登钩的老工人商量，老工人一听，笑着拍拍我脑袋

说：“小家伙，你也学会‘糊弄鬼’了。行！就这么办。让他出不来煤，再来一个狗咬狗。”接着，扳开道岔，把一排排车皮全甩了过来。

果然，“杨大充”在里头等着急了，跑出来一瞅，几十个车皮排满了巷道，乐了，以为这回能多装出车，好上他主子那儿领赏了。可没等他合上嘴，那条巷道里的鬼子也出来了，一看车皮全在这边，就嗷嗷乱嚎。抬头看见“杨大充”正咧嘴乐呢，跳过去就左右开弓“啪啪”打起耳光来。“杨大充”弄得懵头转向，两手捂住嘴巴子，一边点头哈腰“太君太君”地叫，一边趑趄趑趄往后退，鬼子更火了，一步一跟不停手地打。我心里暗暗解恨：“该，活该，叫你溜洋须、充洋气！”也赶巧，这边正打在劲头上，专管我们掌子的日本鬼子也下来了，到跟前咕噜几句，没顺茬，都要给自己那边争车皮，俩鬼子又打了起来，先是互相扇嘴巴，接着撕巴到一块儿，狗咬架似的滚成一团。两条巷道的工人都跑出来，远远地蹲在矿车后头，捂住灯亮看热闹。这一仗打了三个来钟头，俩鬼子骂骂咧咧找鬼子头儿告状去了，“杨大充”早就吓跑了，工人们就都围在一起讲狗咬狗，一班也没装几个车，使这个“努力出煤日”成了鬼子、把头的“倒霉日”。

以后，我又经常听老工人讲斗争，知道了越来越

多的事情。老工人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工人抱成团，就有许多办法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把头。我听了浑身更长了劲！

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工人的斗争更加活跃、更加激烈了。制造停产、鬼子“失踪”、大柜被砸，一件接一件。有一回，一个外号叫“野驴”的鬼子逼工人进大冒顶干活，工人们一核计，就把他先推进去，埋死在里头了。这一切，使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惊慌不安。工人们背地里都说：毛主席、共产党就要来了！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工人們的斗志越来越高，大家齐心斗争，迎接矿山的解放。

“爹，您又想起过去的事了，再给我们讲一遍吧！”常常是儿子的这句话把我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中來。抬头看看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再看看团团围坐着读毛主席书的全家人，我心情万分激动，含在眼圈里的热泪禁不住流了出来。翻身不忘昔日的苦，我深深感到：过去那本血泪帐不能忘，革命的家谱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于是我又激动地讲了起来。我从苦难的童年一直讲到翻身做主人；又从斗把头、吐苦水一直讲到批“黑线”、肃“刘毒”；还从我担任绞车司机讲到参加“工宣队”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

越讲越扬眉吐气！我还讲：现在阶级敌人没死心，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还梦想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受苦人，还有千千万万象我过去那样泡在苦水里的儿童要解放……越讲越斗志昂扬！我讲这些，是为了让孩子们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治上翻身作主，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斗争的结果；是为了让孩子们不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当，牢记阶级斗争，牢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牢记解放全人类，好好学习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牢记阶级苦 红心永朝阳

辽源矿务局反帝煤矿老工人 杜朝阳

今年七月一日，在庆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局党委表扬了我们六十三位共产党员，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一个旧社会的“煤黑子”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是毛主席和党培养的结果。想到这些，我这个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老矿工心情越来越不能平静……。

我原来叫杜太明。老家在河南省沁阳县义庄村。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一家八口人，只有二亩坟茔地，不得已，又租种了本村地主胡大麻子——胡廷吉的二亩地，全家人起五更爬半夜没命地干，一年到头还是过着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我们村后是太行山。自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南以后，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就经常出没在沁阳一带，发动群众，反奸除霸，抗击日寇，给大家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个个热爱自己的子弟兵。经

才仗着胆用枪点着我爹的脑门恶狠狠地说：“老家伙，什么人？”我爹把弟弟轻轻地放在炕上，从腰里把烟袋往外一掏，不紧不慢地说：“我儿子！有病了……。”

“儿子？”两个家伙不相信，上前一把把我弟弟拽下了炕，一看确实不是八路军伤病员，就狠狠地踢了起来，没几下，弟弟就被踢昏了过去。我爹一边大骂，一边上前去护弟弟，这时又冲上来两个汉奸，一人一只胳膊把爹架到了村外。

八路军赶来了，打跑了鬼子兵。我们救醒了弟弟，找遍了捏掌庄也没找到爹。天亮以后，一个被鬼子抓去抬伤兵逃回的老乡来送信说，爹被扎死在村外了。

原来爹被架到村外后，一个鬼子走了过来，把一块门板扔到了爹的脚下说：“老头，伤兵的抬，关系的没有。”我爹把脸一扭说：“呸！我七十多岁的老骨头啦，谁抬我？”“不抬就死了死了的”，鬼子嚎叫着说。我爹把头一扬，说：“死了也不抬！”“啊……八嘎！”鬼子兵脑羞成怒，一枪把子把我爹打倒在地，掉过枪来对准爹的胸口就是一刺刀。我爹嘴里骂着，一手抓住了刺刀，鬼子一急，忙拽刺刀，爹就势站了起来，大喝一声，扬起右手向鬼子扑去。抓着刺刀的左手指被割断了，刺刀带着鲜血刺进了爹的胸口，爹瞪圆了眼

睛，踉跄了两步就倒在了血泊里，一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拳头。惨无人道的鬼子怕人不死，又接连扎了八刀。

在村南角一个小河洼子旁，我们找到了爹的尸体。离爹不远的一个小沟里，有四十多个阶级弟兄被杀害在那里。看到这惨景，娘只说了一句：“孩子他爹，你死的惨啊！……”就昏了过去。看着爹身上被鲜血染红了的白布褂，看着染红了的小河沟子水，抬头望望日本侵略军的炮楼，我真恨不得一拳头把炮楼砸个粉碎，把这帮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个个抓出来，千刀万剐。哥哥擦去眼泪，攥着拳头气愤地说：“太明，咱得报仇哇！”

自从鬼子占领了义庄，就修起了炮楼子，挖了护城河，还成立了维持会。逃到县里投靠日寇的胡大麻子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保长。不仅手下有乡丁打手，还有六个小保长。

腊月二十三这天，天刚蒙蒙亮，胡大麻子带着四个乡丁、护院闯进了我家。他捋着袖子，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姓杜的，欠我的租子该还了吧！”哥哥说：“这两年你不是不知道，去年大旱，今年大涝，天灾加上人祸，饭都吃不上，哪有钱还债！”

“嘿嘿！……”胡大麻子奸笑着说：“我量你也还

不起。明着说吧，今天咱就是朝着你那二亩地来的。”

“地！地是我们一家的命根子，说啥也不能给你！”
我急了。

“哼！不识抬举的贱骨头，今天不拿地来，就抓你到日本守备队那去，让你知道知道日本人的厉害。”
胡大麻子大喊一声：“来人，给我带走！”

我们哥儿俩紧紧地站在一起，顺手操起了镢头和镰刀。胡大麻子的四个打手狐假虎威，蜂拥而上，但一见雪亮的镰刀和镢头，立即像一群疯狗吃了当头棍，光围着“嗷嗷”叫，就是没人敢上。我们在院子里这一打，娘在屋里跌跌撞撞地拖着病身子走了出来，我们哥儿俩忙去搀扶，冷不防四个打手趁机窜了上来，架住了我们的胳膊。娘一见就急了，心想，抓到日本鬼子那去，不死也得去几层皮。娘含着眼泪，迫不得已把地契拿出来，还没等最后再看一眼，胡大麻子就伸出魔爪一把抢了过去。

爹死，娘病，地被抢，嫂子的身体本来就on不好，再加上这接二连三的人祸天灾，不久就死去了。

娘的病越来越重，已经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大年三十这天早晨，哥哥悄悄地把拉到了外屋，说：“太明，娘的病得请先生看一看了，咱们也断顿好几天了，为了一家人活命，我准备把小喜子卖了。”说着，眼泪

就簌簌地掉了下来。我着急地说：“哥，不能卖小侄女，要卖就卖你侄儿小乱吧。”我哥说：“不行啊，太明，小乱太小。我已经给小喜子找好主了。”就在这一天下午，小侄女被人领走了。

晚上，我拿着特意给娘蒸的窝头送去。娘看了看，有气无力地问那来的，我瞒不住，哭着把卖小侄女的事告诉了她，娘一听，痛哭得昏了过去。从此，娘粒米不进，病越来越重，正月没过完，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

娘死以后，家里更过不下去了，为了找条活路，我们哥儿俩只好含着眼泪分了手。哥哥逃荒到山西晋城，我仍然租种着胡大麻子的地。这年庄稼虽说长的不错，可是没等上秋，就被蝗虫吃光了。

有一天黄昏，我蹲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地抽闷烟。刚抽了三袋，院门忽的一下子开了，胡廷吉又带着几个家丁闯了进来。胡大麻子恶狠狠地说：“姓杜的，你交不上租，我要抽地了。”我也没好气地说：“姓胡的，你这不是逼命吗？”

“嘿，逼命！没钱、没粮，你拿房子顶呗。”还没等我吱声，我老婆就急了，她把小乱往地下一放，手指着胡大麻子说：“人，你给逼死了，地，你给霸去了，你又想占房子，你还想咋的？我们一家人也不活了，

和你拚了吧！”就一头朝着胡大麻子撞去。站在胡大麻子两旁的家丁，急忙架住了我老婆。胡大麻子气呼呼地说：“不还帐还要撞死人，今天我就不让你过了。”说着，一摆手，几个家丁如狼似虎地一拥而上，把屋里盆盆罐罐抢劫一空。

在家乡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和小乱娘商量说：

“我们不能坐在这等死啊，得找条活路去。”小乱娘一听，伤心地说：“找活路？天下道路千万条，哪条是咱们穷人的活路呀！”我说：“到了这个地步，眼前只有闯啦！”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乡。一路上，到处是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人。田野、村庄，一片凄凉景象。

我们来到了冶低村，一进街，就看到好多人围在一起看一张画，我停了下来，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明白。这时站在画旁边的一个肥头大耳戴着袖标的家伙指着画面说：“你们看河对岸吃馒头的人身子多胖，他们在那边享福呢；你看河这边的人捂着肚子饿得都塌腔了，这就是你们逃荒的；你没看到河中间船上的人正向挨饿的人招手吗？上了船就能到对岸去吃馒头，吃馒头的地方就是煤矿。”我明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但由于生活所逼，抱着闯一闯的念头，就报了名，来到了东北西安（现辽源）炭矿“李家柜”。

日本鬼子为了要煤，那管我们工人的死活。来矿

的第二天，狗腿子外勤就拿着镐把敲着炕沿，“起！起！起！”地叫着班，把我们这一百八十多人赶到了井下。

吃不饱，睡不好，活又重，天寒地冻，水土不服，我们大房子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病倒了，外勤每天还是照样拿着镐把敲着每个人的脑袋催着班。不久，十八岁的王洪仁也病得不能动了。这天，外勤来催班，见小王躺着，就用镐把往小王身上一捅说：“别装相，起来上班去！”小王吃力地说：“……我病了……”还没等小王说完，外勤的镐把就象雨点似地打来，还恶狠狠地说：“有病，脑袋硬就得上班。”我急忙跑过去护小王，外勤照我的腰就是一镐把，说：“你怎么没去？”“我侍候他！”我分辩着说。“好，我让你侍候他，我先‘侍候侍候’你。”说着，抡起了镐把朝我打来，一边还骂着：“我看你还侍候不？”我一把攥住镐把，指着他问：“你也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狗？”

“嗯，什么的中国人？”一个日本鬼子手拎榔头棍跑了进来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小王见我被打，便用力爬起来要和鬼子、把头拚，鬼子照着小王的头狠狠一榔头，嘴里还狂叫着：“你的死了死了的。”只见小王艰难地说：“杜哥，咱们要……”晃了晃拳头，就悲愤地倒了下去。

小王被打死了，我恨得眼珠都红了，总想找机会报仇。

有一次，我一个人扫小马机道。到了井下，看看左右没人，我就把锹一抱休息了起来。不料一道贼亮的灯光射在我身上，溜掌子的鬼子已经站在我跟前，骂道：“你的好人的不是，装相的有。”我抬头一看，正是那个打死小王的鬼子。顿时，爹被刺死，小王被打死的惨景都浮现在眼前，我再也忍不住了，复仇的怒火一下子在胸中燃烧了起来。我一个箭步窜上去，把他按倒在地，骑在他身上狠狠地揍了起来。笨拙肥胖的日本鬼子四蹄乱蹬，“战斗”帽滚到了烂泥里，痛得直翻白眼，咧着嘴哀求道：“你的中国人的顶好，和气的有，打人的不要。”我不理他，直打得他半死，然后一转身离开了马机道，爬出井口，躲过把头、外勤的监视，一气不停地跑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光明驱散了黑暗，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苦难深重的矿山。毛主席派来了人民的子弟兵，砸碎枷锁，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

解放后，我学会的第一支歌就是《东方红》。四十多岁的人了，每天唱起来就没个完，越唱越爱唱。

斗把头，镇压反革命，支援前线，样样工作我都往前站。我好象年轻多了。工作起来，敢和小伙子比



个高低，二百来斤的木头放在肩上，好似没了份量；二千多斤重的大铁车，和同志们推起来脚下生风，呼呼跑。我明白，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并支援全世界的穷哥们得解放。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望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眼睛湿润了。我想：毛主席呀毛主席，我杜太明有今天，穷人有今天，多亏您哪。您老人家就象那东方的太阳，驱散了黑暗，使穷人见到了光明……我下决心：跟着您干一辈子革命，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杜朝阳。

在党的教育下，我知道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根本保证。二十多年来，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工作，多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

一九六四年一月，我退休了，可我的心还在矿山，三天两头的来井口看看，摸摸我用惯了的東西，看看新来接班的青年，给青年们讲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讲讲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梦想

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狼子野心。使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妄想重新奴役我国人民，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粉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阴谋。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这些饱经旧社会风霜的“老煤矿”更换发出了革命的青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一九六九年三月，我们自动地组成了红十三连，大家选我当了副连长。我想，我们这些“老煤矿”都是毛主席把我们旧社会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行，还要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我们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除了学习，我们还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同志参加了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有的同志成了工人管理企业领导小组的成员，还有的同志当了井下安全检查员。大家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红十三连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抽了二十名老矿工成立了“永不退色老矿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担任了队长。……



会场上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们宣传队的庆祝演出开始了。站在舞台上，我们纵情歌唱，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唱着唱着，我的眼睛湿润了，两行幸福的热泪流了下来。千歌万曲那能表达我们煤矿工人对毛主席的热爱！最后，我又唱了一首《矿工永远心向党》：

葵花向太阳，矿工心向党，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
矿工永远跟着您，
衷心祝福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化仇恨为力量

辽源矿务局反修煤矿老工人 王兴本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光辉节日，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在那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节日里，我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代表辽源煤矿工人光荣地参加了首都国庆观礼，三次幸福地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我喊了一遍又一遍，幸福的热泪不断地涌了出来。在这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怎能忘记在那吃人的旧社会，无产阶级无权之苦。一件件往事，就象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一 笔 血 债

我出生于贫农家庭，爷爷给地主扛活累死了，父亲起五更爬半夜给地主干活，可家里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山东，他们到处杀



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那些汉奸土匪也狐假虎威，摊捐逼款，敲榨勒索，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再加上连年灾荒，地里的野草、山上的树皮都被吃光了。为了活下去，爹爹用一根扁担两个破筐，挑起病得死去活来的哥哥和不满两周岁的小弟弟，妈妈领着我，离开家乡博泉，开始了流浪生活。

大地空旷，四野茫茫，那里是穷人安身的地方？后来听说关东活好找，一家人就向遥远的关外走去。一路上风吹雨淋，忍饥挨饿，讨着饭赶路。实指望能找条活路，却不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穷苦人到哪里也照样挨饿、受冻。后来，跟随招工的来到

了东北西安（现在的辽源）炭矿。就这样，逃出了地主压迫、剥削的狼窝，又落入了日寇、汉奸蹂躏的虎口。在一阵鞭抽棍打之下，我们一家人顶着刺骨的寒风，走进了四周围满铁丝网、电网的工房子里。第二天一清早，把头就饿狼般地逼着我们下井干活。为了多出煤，他们连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也不放过，硬逼着我和大人一样下洞刨煤。

煤窑里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头上的帽灯就跟萤火虫一样。巷道里煤尘飞扬，积水成河，大冒顶的煤层呲牙咧嘴，象吃人的狼狗张着血口獠牙。事故不断地发生，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日本鬼子和把头逼我们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的重活。那时的矿工常常下井是活人，上井就成了死尸。当时有首歌谣说：

当上矿工苦处多，
日日夜夜受折磨，
矿山就是活地狱，
矿工血泪流成河！

这就是旧社会矿山的真实写照！

日寇、把头非人地虐待矿工，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破子、橡子面窝窝头，喝的是井下脏水，身上穿的是破麻袋片、水泥口袋。我这个长得又矮又瘦的孩子，怎能经受得住这样

痛苦的折磨呢？天天累得精疲力竭，稍稍走慢了点，就挨外勤、把头等监工的一顿榔头棍。我和爹爹、哥哥爷三个，拼死拼活地在井下干了好几个月，到开资时，每人得到的只是一张扣款工票。

饥饿、劳累，不到三个月的功夫，我们爷三个都被折磨得不行了。爹爹面黄饥瘦，给地主扛活时得的伤力病又发作了，吐痰时常常带有血丝。哥哥也咳嗽得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我的双腿也被坑内的积水泡得渐渐不听使唤，想动动不了，想站站不起来。虽然这样，外勤、把头还是照样逼着我下井。

一次，井下矿车掉道，我因手脚不听用，来不及躲闪，一下子被车拖出了十多米远。顶板被拖冒了，我的皮肉碎了，右腿骨被砸劈了。我疼得人事不省，后来才知道是黄大叔他们抬车时发现了，才救了我。

一家人见我被车拖成这个样子，都非常着急。娘一边掉泪，一边说，这叫啥世道呀！孩子十四岁就瘫巴了。爹也说，孩子的腿耽误不得，要想个办法借两个钱去医院治治。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上那去借钱呢？穷人家穷，富人个个黑心肠。娘为了给我治病，脱下了自己仅有的一件贴身衣裳，让爹爹去当铺当钱。在阶级弟兄们的帮助下，把我抬送去医院。在快要到医院的途中，遇上了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

白光复。他四十多岁，瘦高个子，葫芦形的脸上，长着一对莽麦梭眼睛，下巴长得象狗一样，其实他就是一条吃人的恶狗。这坏蛋二话没说，张口就嚎：“他妈的，好哇！碰点就装熊，你们是不是要逃跑呀？”骂着骂着，冷不防给我一榔头棍，将我的右胳膊给打折了。我在昏迷中听见穷哥们跟他评理：“你们为了出煤，不管工人死活，人都给折磨成这个样子了，还说是装熊、逃跑，又把胳膊给打折了。你还让不让我们穷人活了！”“活阎王”一看势头不对，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了。

到了医院，汉奸医生说什么也不肯收留，后来，他和一个日本鬼子嘀咕了一阵，又同意了，就把我抛到一个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把送我来的人都撵了回去。

我躺在破板床上发着高烧，有时伤口疼得昏了过去。口干渴得厉害，我喊着：“我要喝水、水、水……”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大娘递给我一碗水。我感激地问：“大娘，你姓啥，是干啥的？”大娘亲切地说：“我姓王，是医院里的勤杂工，和你一样是个受苦人。”打那以后，王大娘就常来照看我。

第二天，王大娘正和我说着话，汉奸医生进来看见了，气急败坏地说，“快走！快走！以后不许你跟他说话。”王大娘被撵走了。这时，汉奸医生用手帕捂着

鼻子，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身上的麻袋片有菌。”逼着我脱下来。不一会，这个家伙用棍子挑着热气腾腾的麻袋片，朝我走来，一下子就扔到了我的身上，烫得我满身是泡。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汉奸医生拎着药包和日本鬼子一起来了，一句话没说，拿一个又粗又长的药针，对着我胳膊用力扎去。血大量地流进了针管，我又一次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屋里黑得森人。屋外狂风呼啸，暴雨哗哗。风从破窗猛烈地向屋里刮来；雨从残漏的屋顶向身上滴落。我想挪挪地方，躲躲风雨，但是，浑身虚弱无力，身子骨象散了架，头也抬不起来了，只好任凭风吹雨打……这叫什么医院！我心里这样想着，想起了那个汉奸医生，想起了那个日本鬼子，想着想着，我明白了：他们抽了我的血。我恨极了，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狗强盗！经他们这一折磨，我伤势更严重了，常常疼昏过去。

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个屋子了。这个屋子更阴森、黑暗，头顶上绿头蝇嗡嗡乱飞，四周耗子吱吱乱跑。我用手摸了摸身上，粘糊糊的，伤口都溃烂了。再摸摸身旁，虽说有人躺着，可都不能动弹。“他们把我弄到什么地方了呢？”我想着想着，

忽然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尸房吗？想到这里，满腔仇恨涌上了我的心头。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狗东西，多么恶毒啊！不但不给我治伤，反而抽了我的血，现在又把我扔进了死尸房。我恨不得一下子冲出这个吃人的魔窟，和他们拚了！

时间又过了很久，只听得嘎吱一声，门开了。一道亮光照在我脸上，我立刻警觉起来，准备和他们拚了。但是顺着亮看去，进来的却不是汉奸医生和鬼子，而是勤杂工王大娘。我高兴地喊了声：“王大娘！”王大娘急忙向我摆了摆手，不让我声张，背起我就走。在一个很狭窄的屋子里，王大娘亲切地对我说：“孩子，狠毒的汉奸医生把你的血抽走以后，就把你扔进了死尸房。这个屋是专放清扫用具的，别人谁也不来，以后你就在这里养伤吧！等稍好一点，我再想法送你回家。孩子，要记住这个仇。”我说：“对，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在王大娘的照顾下，使我在九死一生中活了过来。我深深感到：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狼万狼，狠不过地主、日寇、把头这些吃人豺狼的心。

深 仇 大 恨

我进医院后，家里不知我的死活。爹爹几次打嘴

不到我的下落，又急，又恨，一股火就病倒了。这时，赶尽杀绝的“活阎王”又来催班，娘说：“他病了。”白光复恶狠狠地说：“少废话，脑袋硬就得上班。”在“活阎王”的逼迫下，爹爹只好拖着病身子下了井。

掌子头七裂八半的，煤层嘎嘎山响，顶板下沉，一个劲掉渣，眼瞅着就要冒顶，工人们谁也不肯进去。鬼子、把头为了出煤，挥舞着榔头棍，乒乒乱打，硬往里轰。人们刚进去不一会儿，只听轰隆一声冒了顶。顶板、矸石、煤块哗哗地压下来，掌子头塞了个满满登登，煤尘随风冲了出来，眼前乌黑一片。穷哥们一个个眼里冒火，都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抢救被埋在煤里的阶级弟兄。日本鬼子急得哇哇直叫，要工人赶紧给他出煤，穷哥们根本不听他那一套，还是照样进行抢救。

就在这次冒顶中，又惨死了四名阶级弟兄，我爹也被砸伤了。工人们将他抬回家时，爹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却不住地喊着：“我恨哪！我恨……”两只手到处划拉着。满腔悲愤地对娘说：“你跟我一辈子够苦的了。我想，穷人总会有见天日的那一天，可我等不到了。你千万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呀……我、我不行了……”在全家一片悲愤、哭叫声中，我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急忙扑向爹爹。“爹！我回

来了！”爹爹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拽住我的手说：“福儿，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孩子，要记住，记住这……深仇大恨！”说完这句话，就含着满腔怒火与世长辞了。

爹爹一死，全家失去了主心骨。从此，日子更加凄惨，没吃没烧，经常揭不开锅。我的伤还没好利索，就又被迫下井。饥饿把三岁的弟弟小刚也折腾出病来了。病一天比一天重，瘦得皮包骨头，干裂的小嘴不停地哀求着：“娘，我饿呀，我要吃的！”有一天，小弟弟突然饿昏过去了，娘象揪心似地难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刚儿，你醒醒，娘在这，你再睁开眼看看娘。”小刚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小手抓住娘的衣襟。娘把小刚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别人会一下子给抢走似的。小刚又饿又病，连哭都哭不出声来了。

一天，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个背着药包的日本“医生”来“检查卫生”，指着小刚对炕长说：“这小东西死了死了的，- 快地扔！”娘一边把小弟弟死死地搂在怀里，一边分辩地说：“他没有死，是饿的！”不容娘分说，炕长如狼似虎地伸手就夺。小刚的胳膊被拽折了，娘也被推倒。炕长扯起弟弟的两条小腿就往外拖，娘拚命地喊，拚命地撵，刚跨出门，又被日本“医生”

一拳打昏在地。娘爬起来时，小刚已被抛进河沟里冲得无影无踪了。娘象疯了似地坐在河沟旁放声大哭，攥紧的拳头不住地捶着地，就象要把旧世界砸碎一样。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浪风。爹爹和弟弟的惨死，终于使娘也病得起不来炕了。不久，冬天到了。我和哥哥天天被逼着下坑，家里只扔下娘一人躺在冰冷的炕上，盖着麻袋片，身子缩成一团。又冷、又饿、又担心我们兄弟两人在坑内出事，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

数九寒天，北风呼呼地刮，屋里四周墙上都挂满了霜，娘躺在炕上冻得直打哆嗦，我偷偷爬起来，想到外边拣点煤生火暖和暖和。这天晚上是个月黑头，天黑沉沉的，对面不见人。我四处瞎摸乱闯，一下摸到大煤堆上去了。刚一伸手，就被鬼子抓住了，将我毒打一顿后又弄去过电，把我折腾到半死才放出来。娘和哥哥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气得牙齿咬的咯咯直响。哥哥愤恨地说：“这些豺狼，等着吧，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的！”打这以后娘的病更厉害了。

有一天，我们小哥俩上井后赶紧往家走，快去看看病重的娘怎样了。一进门，见娘呼吸很困难。我们忙喊：“娘！我们回来了。”娘听我们呼叫，睁开了眼睛，伸出两只干枯无力的手拉住我和兴茂哥哥，悲愤地

说：“孩子，娘和你爹领着你们从关里到关外，心想闯条活路，没料到一家五口人眼下就要剩下你们小哥俩了，娘不行了。”娘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断断续续地说：“孩子，要……要记住，你爹和小弟弟……还有我都是怎么死的，你们别忘了为亲人报……报仇啊！”说着说着娘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带着深仇大恨死去了。

复 仇 怒 火

吃人的旧社会接连夺去了我家三个亲人的性命。这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我们哥俩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满腔仇恨。我们一心想着，要反抗，要斗争，要报仇，要申冤！为亲人报仇，为死难的阶级弟兄报仇！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工人为了和它们进行斗争，采取了糊弄鬼子的办法。一次，让我们下井砌密闭，大家下去就坐着，看鬼子来了，我们再起来装作干活。当鬼子走近时，我们就使劲地扬黄土，呛得鬼子不敢靠前。鬼子走后，我们把砌好的密闭再拆了。那时，一个月最多只能砌四、五米。在我们广大工人的反抗斗争下，日寇掠夺我国煤炭资源的计划受到了严重打击。

一天，我在井下看风门，看见一道贼亮的灯光播

摇晃晃地由远而近。我知道又是鬼子来了。爹爹、小弟弟、娘和那些苦难矿工惨死的情景，都展现在我的眼前。一股复仇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着，这是报仇的好机会！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鼓舞着我，我急忙把自己的帽灯一捂，用尽全力拉开风门躲在后边，等着鬼子到来。亮光越来越近，我从门缝里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亲手打过爹爹的日本鬼子——申野。当他走到刚好能被打着的地方，我就把风门猛的一松，风门就象铁闸一样，嗖的一声合上了，申野被打倒了。



随着“九三”胜利的炮声，日本侵略者彻底完蛋了。

奋 斗 终 生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七年六月辽源解放了，毛主席把我们矿工从火坑里救了出来，由过去的奴隶变成矿山的主人。一九四九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我懂得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矿工在旧社会所以受压迫、剥削，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政权。但是，政权和路线是紧相连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工人阶级才有自己的政权；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政权就会变质，我们矿工就要遭二茬罪。

一九六六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同全矿革命职工一道遵照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一样平等的”，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我恨极

了！旧社会我一家由关里到关外，受尽了亡国奴的苦，遭尽了牛马罪，最后落个家破人亡，这难道也是什么“剥削有功”和“平等”吗？！刘少奇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和帝修反唱的是一个调子，和地主、资本家说的都是一套话。我们与地主、资本家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平等，如果和他们讲平等，我们就会重新沦为榔头棍下的奴隶。

遵照毛主席关于“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的伟大教导，多年来我经常给同志们讲家史，帮助青年同志了解老矿工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牢记阶级苦，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今后，我要更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增强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识别能力，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决心做到：

阶级仇恨记心间，

革命家史代代传，

跟着领袖毛主席，

继续革命永向前！

为在地球上消灭帝、修、反，彻底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团结战斗到胜利

辽源矿务局机电厂革委会副主任，
老工人 沈殿元

我叫沈殿元，今年四十九岁，现是辽源矿务局机电厂革委会副主任。我们这些旧社会的穷苦工人，政治上翻身作主，成为人民的勤务员，这完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团结战斗取得的胜利。

童年多苦难 仇恨深似海

我老家在吉林省海龙县陈家街，当时有七口人：父亲、母亲、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家里很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父亲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干，养活不了一家人，我只好跟母亲一起，提着要饭篮子到处乞讨。在那黑暗的旧社会，穷人家穷，富人个个黑心肠，哪里能要到饭呢？常常是早晨空着篮子出去，晚上又空着回来，有时偶尔要到点吃的，我和母亲也舍不得吃一

汹汹地闯进我家，硬说我父亲不并屯就是串通抗联。父亲当时虽然病得起不来炕，可是一见这群恶狗，顿时怒火万丈，他两眼圆睁，双拳紧握，怒视着他们，并厉声喝道：“串通又能怎样！？”吓得这群狗汉奸谁也不敢靠前，伪保长也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手下随从骂道：“他妈的，你们都是些饭桶，还不给我打，还大眼瞪小眼的瞅什么！”这时，这群狗腿一齐扑了上来。父亲被打得口吐鲜血，没过几天，便含恨死去。

父亲死后不久，全家人都得了伤寒传染病。眼看一家人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病折磨死。正在这时，和我一起给地主扛活的老刘对我说：“咱们穷人是一家。我不能眼瞅着你们活活病饿死，你们上我家去吧！”真是阶级情谊深似海，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一家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其实他家也很穷，我们去了没几天他们也揭不开锅了。我叔叔知道后，就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叔叔自家八口人，平日也是缺吃少穿，再加上我们六口，生活就更困难了。在父亲死去的第二十一天，母亲连恨带病也死去了，小弟弟饿得皮包骨，临死前还叫喊着：“我饿呀，我饿！”八岁的二弟整天找妈妈，我病得很厉害，叔叔急得直打转转，想为我看看病也弄不到一个钱。为了不被活活饿死，大姐卖给人家当了童

养媳，妹妹送了人。就这样，在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地主的迫害下，不到一年光景，我家七口人死的死，卖的卖，弄得家破人亡。

心头燃怒火 痛打狗外勤

一九三八年，我十四岁，同叔叔一起跟随招工的人来到了西安(今辽源市)煤矿，在“左家柜”下了井。我们爷两个在井下拚死拚活地干了三个多月，除了每天一人发给两角五分钱饭票外，没有开过一次工资。我们实在忍受不了啦，我就去柜上找把头。我说：

“我们干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给开支啊?!”把头左宝和将狗眼转了转，瞅了瞅我，拉长调门对我说：

“那你拿本子来给我看看吧!”我一听，肺都要气炸了，就说：“我没有本子，你给钱好了，我们不能白白给你们干活!”他被我说的恼羞成怒，就张口骂了起来，还指使人把我打了一顿。我恨极了，心想先记下这笔帐，狗汉奸，看你能猖狂几时。后来我问老工人他们为什么不给开支，老工人说：“孩子，你还不了解呢，他们都是些吃人豺狼，为了剥削咱穷人，大柜上还专门立了个‘规矩’，凡是关里来的，说路远的要过六个月才给钱，你们近处来的也得三个月。”我才明白，这也是他们用来残酷剥削我们穷人的一种手段。

由于我们爷俩到煤矿几个月，分文没拿回家，家里九口人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就沿途乞讨找到我们这来。在日本鬼子、汉奸把头的残酷压迫剥削下，我们又那能养活得了一家人？全家吃不上，穿不上，没办法，我十二岁的弟弟小五和叔伯弟弟殿魁也只得下井当童工。

日本鬼子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肆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只知要煤，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井下经常出事故，不是冒顶就是瓦斯爆炸，不是跑车就是发火，不知有多少阶级弟兄惨死在井下。有一天，我和叔叔及叔伯弟弟正在大城二坑井下干活，有个老工人对我说：“小沈，可不好了，大城一坑瓦斯爆炸了，可能小五子……他……”说到这里他就不说了。我急忙问：“他怎么了？”我扯住叔叔的手和大家一起急忙向井口奔去。到了井口，有个外号叫王麻子的狗外勤，手里拿着镐把，硬拉着不让我们出去。说什么还不到升井时间，又说我们这是要造反。我心想人都被你们坑害死了，还说什么时间不时间。这时，大家眼里都充满了血丝，胸中燃起了仇恨的怒火，恨不得一下子把日本鬼子、汉奸把头连同这个狗东西砸个稀巴烂。就在这时，王麻子拿镐把向我打来，我真恨极了，顺手抓住了镐把，用尽平生力气，冷丁照他

胸前袭去。王麻子没防备我会给他这一下，痛得哎呀哎呀直叫，又听大家喊打死他，更吓得不停地哀求：

“你，你撒……撒手吧，我放，放你们出去就是了。”我警告他说：“姓王的，告诉你，以后再横行霸道，决没你的好下场！”他连忙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我们急于去看那些遇难的阶级弟兄，没有时间更多地训斥他，就一口气跑到大城一坑井口。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去晚了，井口早已用草袋子、木板子封闭得严严实实，七名阶级弟兄牺牲在里面，其中有我二



弟小五。小五这天是在井下处理发火，都已下班往家走了，途中遇上了二把头左宝和，逼着要他再干一个班，当时弟弟说，都干一天了，还没吃饭呢，等吃点饭再干，左宝和说什么也不让，硬逼着弟弟第二次下井，还没到井底，瓦斯就爆炸了。弟弟就是这样活活地送了命。仇恨使我咬碎了牙，我心里想，这帮狗东西，你们等着吧，仇总有一天要报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团结一条心 怒砸“牌子房”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残酷的剥削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愤怒。日本鬼子和汉奸把头，对广大矿工除了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人身摧残外，还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他们巧立名目，进行任意搜刮。“牌子房”名义上是工人签到和领取饭票的，实际上也是用来统治剥削工人的。就连每天发给的两角五分钱饭票，他们也从不放过，千方百计地进行再剥削。矿工们忍无可忍，仇恨的烈火燃烧起来。“牌子房”有个姓张的外勤，因经常克扣工人的饭票，将自做的不带印戳的假饭票发给工人，工人们对此恨得牙根直。一天，大伙在老工人高志兴的带领下，有拿斧头的，有拿镐头的，我也操起了个大木棒，跟大伙一起将“牌子房”里三层外



三层围上。仇恨集中在斧镐上，大家掐断了电话线，打碎了窗户，劈开了门，一眨眼功夫，“牌子房”就被砸个稀巴烂。管“牌子房”的一个日本鬼子，吓得象兔子见了老鹰，一头扎进桌底下，一动不敢动。那个姓张的外勤，连滚带爬地从窗口逃跑，急奔天桥。没料到刚上天桥就被两头的工人堵住了。这时，不知是谁大声喊了句：“要死的，不要活的！”姓张的一听，吓得哆嗦成一团，想跑跑不了，不跑又怕被工人打死，感到走头无路，就从两三丈高的天桥上往下跳，摔得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番情景，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砸了“牌子房”后，大家接着计划迅速地离开了。躲在桌子底下的鬼子，听听没有动静了，慢慢地爬了出来，用手攥住断了电线的耳机打起电话来，等警备队赶来时，工人早都下井了。

这次砸“牌子房”的事，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們的斗志，从此，大家的心更齐了。为了同日本鬼子、汉奸把头作斗争，高志兴大叔还经常给我们讲些革命道理。他说，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跟他们斗争，他们就不敢欺侮我们。他又说：“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就要打过来了，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经高大叔这么一讲，我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觉得有了盼头。以后我们下井经常不干活，还派出专人去放

哨，监视着鬼子。我年岁小，干重活时大家都不让我干，我就主动去给大家放哨，发现鬼子来了，就敲管子。一次，我去放哨，因井下风量小瓦斯大，我被熏得迷迷糊糊。鬼子三下打了我，才知道坏了事。三下到底下一看，高大叔正光着膀子躺在木头排上睡觉呢，三下气得哇哇直叫，举起榔头棍就向高大叔狠狠打去。高大叔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一边厉声喝道：“你别以为中国人好欺侮，老子今天跟你拚了！”一边随手操起放在帮上的斧子，向鬼子奔去。鬼子见势不妙，撒腿就跑，边跑边没命的嚎叫着：“土匪的有！土匪的有！”当他跑到风门上坎时，高大叔将手中的斧子照着他用力地砍了过去，只听他哇呀一声，接着就叫个没完。大家见高大叔用斧子砍了鬼子，都担心地围了上来，催他赶快离开。高大叔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准没好，就对我们说：“同志们，我要暂时和你们分手了。往后，大伙要好好团结，胜利就要到来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抓起斧子就奔八路半，打点要车，在大家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了虎口。

就在这天，井口布满了宪兵队、警备队，刀光闪闪，寒气逼人。我们上井后，谁也不让走，鬼子妄图从我们口中得到高大叔的下落，可是大家都说不知道。他们以为我人小，想在我身上搞出点名堂，就把

我弄到另一个屋里，日本警长中村，还特意拿出一包糖块让我吃，我瞅了一眼，就把头扭到了一边。他看我不吃他的糖，又拿出了带锡纸的香烟让我抽，我还是照样不理睬。他见我两样都不受，就露出了狰狞面目，凶狠狠地向我逼来，威胁我说：“你的死了死了的有。”我想，死就死，要我说出来，一万个办不到。中村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气得将我两个胳膊倒扭到一起，往地下狠狠地摔去。但是，尽管把我摔得昏了过去，也没能从我嘴里弄到半点东西。

平地响春雷 矿山见太阳

黑夜挡不住黎明的曙光，乌云遮不住鲜红的太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辽源。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和千千万万个苦难的阶级弟兄从人间地狱里救了出来，斗倒了封建把头，从此，我们这些旧社会的“煤黑子”，成了新矿山的主人。

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培养教育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没有文化，解放前没念过一天书；解放后，组织上曾多次让我去北京、沈阳等地学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了，我又被革命群众推选为厂革委会副主任。我一个旧社会的穷工人，今天成为一个革命的人，管理自己的矿山，这都是因为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和“**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教导，牢记阶级苦，永做革命的人。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为最后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全部力量。

千万不要忘记

辽源矿务局职工医院党委副书记、

老工人 鞠永发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却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提起那万恶的旧社会，我心中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

我今年四十二岁，老家在山东省临朐县。十二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家乡进行残酷的“扫荡”，地主又逼租逼债，再加上严重的旱灾，人祸天灾，逼得我一家四口人东离西散。我娘领着弟弟出去讨饭，一直没回来；我跟爹爹闯“关东”，来到西安（现辽源），爹爹下了煤窑。

鬼子狠，把头毒，矿工苦中苦。我们爷俩和许多人一到西安炭矿，就被日本鬼子、把头、外勤押送到“谭家柜”。谭家柜的大把头谭庆池和其他柜头的把头

一样，都是效忠日寇的汉奸走狗，残害矿工的刽子手。

我爹每天下坑干十三、四个钟头的重活，只能吃到两个发了霉的窝窝头，不久，就被饥饿、劳累折磨得病倒了。一天，小把头赵德春拎着榔头棍，一步三踉地闯进工房，连打带骂地逼着我爹下坑挖煤。赵德春这小子，因为他心毒手狠，再加上他长得象个“旱龟”，所以工人都愤恨地叫他“赵鳖子”。赵鳖子用榔头棍捅捅我爹的脑袋，眨巴着一双绿豆眼，吼道：“你他妈怎么还不起来？”我爹吃力地说：“我有病。”我也说：“有病还不得歇一歇？……”没等我说完，赵鳖子就摇晃着他那小脑瓜怪叫起来：“歇一歇？那么便宜！要吃大柜饭，就得拿命换。”硬逼着我爹下了坑。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疯狂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大冒顶、瓦斯爆炸等事故不断发生。这天日本鬼子龟田逼着工人进冒顶区里采煤。掌子的情况十分危险，顶板毗牙咧嘴，煤块哗哗直落。我爹刚进去，脚就被大煤块砸伤，鲜血由伤口里直往外流，疼得他昏了过去。鬼子把头见爹的伤挺重，不能下井，就把他扔进了“病号房”。

爹的病一天天加重，脚上的伤口也烂出个大窟窿。一天夜里，爹的身上象火炭那样烫人，不停地

着胡话，我焦急地喊了几声，爹没答应，我心里有些慌了。这时，躺在爹身旁的一位大叔坐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有点药，拿去给你爹吃了吧！”我一听说是药，刚想伸手去接，但看到大叔也病的挺厉害，就把手收了回来。大叔看出了我的心思，忙说：“孩子，咱们穷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拿去吧，救你爹的命要紧。”

我弄回来水，呼唤爹吃药，连喊几声，爹也没回答。仔细一看，爹已含恨死去了。顿时，我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扑倒在爹的身上大哭起来：“爹！你死了扔下我可怎么办哪？！”大叔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孩子，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这仇，咱们早晚要报！”听了大叔的话，我擦干了眼泪，攥紧了拳头，记下了这个仇。

一天，赵鳖子走到我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喂！谭把头可怜你，给你找了个‘享福’的地方，跟我走吧！”我心想：黄鼠狼给鸡拜年，还能安好心？就没吱声。赵鳖子看我没理他，就向我逼近一步，说：“谭把头有钱有势，你到他妹妹家当个‘小打’，这不挺好吗？”我气愤地说：“你们把我爹害死了，又想来坑害我，我才不去呢！”赵鳖子一听这话，就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哼！你别不识抬举！谭把头说了，

你爹活着欠下大柜的钱，你拿不出来，就得用人顶，不去也得去！”说着就向我扑来，拽起就走。

这样，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孤儿就成了谭庆池妹妹家的奴仆。不久，他们又逼我下坑挖煤，成了一个童工。

一次，采煤掌子着起了明火，鬼子、把头怕烧坏机械设备，就强迫我们砌密闭墙封采区。我们不干，鬼子、把头就用榔头棍打。我们几个小孩只好冒着浓烟，背起二十来块砖，扛着一百斤一袋的水泥，在上下坡和泥水没膝深的巷道里爬来爬去。有人被烟熏倒了，鬼子、把头也不让抢救，说什么“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快快的干活！”大家一听，肺都气炸了，想了很多办法同他们斗争。有个老工人告诉我们：“日本鬼子欺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咱们得跟他们斗！你们背砖和水泥，到了有水的地方就扔下点……。”我们几个小家伙就照老工人的办法做了。结果，砖和水泥用光了，密闭也没砌上。拖长了时间，烧坏了机械，毁掉了采区，急得鬼子、把头团团转。

日寇为了更多地掠夺煤炭，在开采上就滥采滥挖，再加上没有安全设备，通风条件又很差，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一九四四年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大成一坑井下十五路采煤掌子发生了瓦斯爆炸。这天，

我在上部十三路的采煤掌子上干活，忽听一声巨响，一股风把我们都吹倒了。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姓唐的老工人说：“不好！瓦斯爆炸了！快走！”说着就把我们四、五个小孩招呼到一起，领着我们顺着排风道往上爬。巷道里浓烟滚滚，呛得人直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我们只好闭着眼睛，一个拉着一个，好不容易爬出了坑口。这时，井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工人和家属，要到井下抢救遇难的矿工，可是日本鬼子“坑长”带着把头、汉奸不仅不准抢救，还指使人把巷道堵死。当天晚上，有个姓范的老工人领着几个矿工，悄悄地摸到井下，打开了密闭墙，发现有五、六名工人，都已爬到密闭墙跟前，却也被堵在巷道里闷死了。就这样，这次瓦斯爆炸又有四十多名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

我除了成天在井下卖命外，下班回来后，还逼我去拣煤，每天拣的煤卖不到八角钱，就不给饭吃。一天下班后，我又饿着肚子到太信一坑去拣煤，刚想去一个破煤车里歇一会，就被一个狗外勤看见了，把我抓到了“警备班”。

“警备班”里，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人揪住我的脖领子问：“喂！你什么的干活？”还没等我回答，这“小胡子”就给我两个大嘴巴。接着，扒下我的破

棉袄，浑身上下搜了一遍，我忍着心中的怒火，眼睛瞪着这个吃人的豺狼。他没有搜出来什么，却硬说我是小偷，用竹尺子把我打的周身青一块，紫一块，鲜血直淌，看实在问不出啥，才把我推出门外。

天黑沉沉的，风雪交加，西北风刮得电线铮铮直响。我忍着痛，深一脚浅一脚的朝前走。白茫茫的大地那里有我的安身处，条条小道哪有我的出路。伤痛、饥饿、寒冷一齐向我袭来，象要一口把我吞下去似的。我想起爹爹的惨死，娘和弟弟的离散，自己所受的折磨……，越想越恨。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我恨不得一拳砸烂那些吃人的豺狼和这万恶的旧社会。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辽源煤城。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了人民的子弟兵，把我们煤矿工人从十八层地狱下解放了出来。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工人撑了腰，斗争了把头、外勤和汉奸，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坏蛋，为煤矿工人报了仇！从此结束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我们煤矿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一九五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党和毛主席又给我找到了离散多年的娘和弟弟。真是旧社会逼得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新社会翻身做主，亲人又团圆。我们娘儿三个都望着毛主席的画像，流着幸福的热泪，不断地

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幸福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苦。我经常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用我一家人在过去的悲惨遭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教育人们不忘阶级苦、民族恨，牢记阶级斗争，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党和毛主席。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广大革命群众推选为四平地区革委会委员，并担任了辽源矿务局职工医院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从旧社会的奴隶到新社会的主人，这中间有多么大的变化啊！这全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今后，我决心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领会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